

莊子哲學

一個人生活的體驗愈多，
愈能欣賞莊子思想視野寬廣、
精神空間開闊及其對人生的審美意境---

陳鼓應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港台书

B223.85

2011/5/4

莊子哲學



陳鼓應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莊子哲學

作者◆陳鼓應

發行人◆王學哲

總編輯◆方鵬程

主編◆葉繼英

文字編校◆林郁潔
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02)2371-3712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撥：0000165-1
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版一刷：1966 年 9 月

修訂版一刷：1970 年 9 月

二次修訂版一刷：1992 年 10 月

修訂三版一刷：2010 年 12 月

定價：新台幣 19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558-8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寫在前面

在我的第一本書《悲劇哲學家·尼采》前言裏，我曾經說過世界上有兩本書是我最愛好的：一本是中國的《莊子》，另一本是德國尼采的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。這兩者在思想解放與個性張揚方面，有許多共同點。而尼采的激情投入與莊子的清明超脫，正有如希臘悲劇中戴歐尼索士（酒神）與阿波羅（太陽神）兩種精神力量的相互對立而又相互協調一樣，亦反映着歷代知識分子內心的種種衝突與求取平衡。看來，一個人生活的體驗愈多，愈能欣賞莊子思想視野的寬廣、精神空間的開闊及其對人生的審美意境；一個人社會閱歷愈深，更能領會莊子的《逍遙遊》實乃「寄沉痛於悠閒」，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層，則未始不潛藏着深厚的憤激之情。

我對莊子的興趣，最初是由好友包奕明引起的。在大學期間，以學習西方哲學為主，老莊哲學雖列為必修課程，但除了聽到一些本體論、宇宙論的概念術語之外，並無所獲，對於老莊思想的精髓，更不甚了了。我讀研究所時，在研究尼采著作之

餘，也喜讀存在主義的作品，奕明兄多次對我說：「莊子『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』，很有存在主義的意味。」他的一番話引起我的好奇，由好奇而嚼讀《莊子》。

這本小書是研讀《莊子》後有所感發而寫的，一九六六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現在作了一些修訂，收入新入人文庫。

書中引用原文時，盡可能將它們譯成白話，以求辭意的清晰。因為文言文許多地方常常沒有主語或聯繫詞，顯得意義分歧、含混。譯成白話文以後，勢必有損於莊子的文采，所以又在註中附上了原文，以便讀者翻閱欣賞。

一九九一年冬草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市

目 次

寫在前面

一、莊子的影像

- (一) 貧窮的生活
- (二) 異鵠的故事
- (三) 終身不仕
- (四) 契友惠施
- (五) 「鼓盆而歌」

一

二、蝴蝶夢

三、生死如來去

四、鯤鵬和小麻雀

五、庖丁解牛

六、無用之用

五五 四七 三九 三一 二三

七、掊擊仁義

八、理想人物

九、真知的肯定

一〇、自然無為

一一、自然之美

一二、不辯之辯

一三、不道之道

(一) 否定神造說

(二) 狙公的手法

(三) 美的觀照

一五、莊子思想的評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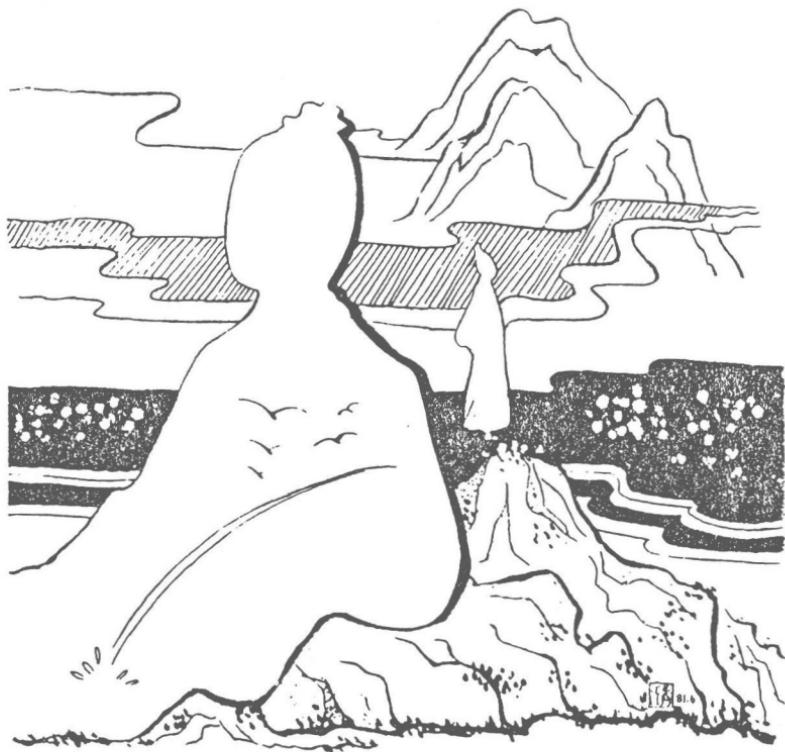
一四、對待與同一

一四二

一三一

一 一 一 ○ 九五 八五 七五 六七

1 莊子的影像



莊子的影像

在一個混亂的社會裏，莊子爲人們設計了自處之道。在他所建構的價值世界中，沒有任何的牽累，悠然自處，怡然自適。

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，太平盛世時，儒學思想往往抬頭，因爲儒家確實提供了一套適於當時人際關係的倫理基礎。於是，治者們也樂於將整個社會結構納入倫理的關係中，以維繫社會秩序於井然不紊。然而，歷代畢竟亂多於治。每當政情動盪，社會大亂時，儒學思想便失去效用，而道家思想則應時而興。因爲道家並不持着冠冕堂皇的道德原則，而能深入人性，切中時弊，徹察動亂的根由；它正視人類不幸的際遇與體味人心不安的感受，對於飽經創傷的心靈，尤能給予莫大的慰藉。因而，中國歷代的變動紛擾，對於儒家而言是一種沉重的負擔；這一重擔則每由道家承負起來。而道家集大成的人物，便是莊子。

今天，我們置身於一個史無前例的繁複而混亂的社會形態中。莊子思想之對於

我們，或許更有一種特殊的感受與特殊的意義！

想想看，我們今日所生活的天地——高度機械化的結果，使得悠遊的生活早已成為過去。每個人只是急躁而盲目地旋轉於「高速」的漩渦中，像是被惡魔趕着似的匆匆忙忙地隨波逐流。都市文明的生活已不再和泥土或本能的自然生活發生任何的接觸，田園生活那種優美而富情調的方式已被毀壞。集體主義的猖獗，使人民奮勵的情緒被官僚化的教條壓抑淨盡，生動的精神被僵化的形式扼殺殆盡……這種種感受，使你接觸莊子時，更能增加你對他的體味。

只要你一接觸莊子，便會為他那美妙超絕的文章所吸引。隨後，你會不自主地神往於他所開闢的思想園地。在那裏，沒有所謂犧牲一類「攫人之心」的成規，沒有疲憊的奔波，也沒有怖慄的空虛，更沒有壓迫的痛苦。

凡是糾纏着現代人心中的那些不安情緒的因素，全都在莊子的價值系統中煙消雲散。他揚棄世俗的拖累，強調生活的樸實，誇耀個性的逍遙，否定神鬼的權威……。總之，你接近他，便感到一種釋然的存在，在他所開創的世界中，你的心情，永遠是那麼無掛無礙，自由自在。

(一) 貧窮的生活

提起莊子，多少給人一個神奇的感覺。他的家世淵源不得知，師承源流不清楚，生死年月也史無明文。在當時，沒有人為他做傳，也沒有自述之文，因而他的身世始終是個謎。這個謎，留給後世精力充沛的考據學者以繁重的負荷。

幸好，在《莊子》書上，偶然可以見到他的學生散漫地記載着他的一些行誼事蹟。憑着這一鱗半爪的資料，也可在我們後人的心中留下一個特殊的影像。

莊子生活貧窮，在《莊子》書中也有記述，例如一篇關於他向人告債的故事：

莊周家裏貧窮，所以去向監河侯借米。監河侯說：「好的，等我收到地方上人民的租稅時，我會借三百金給你，行嗎？」

莊子聽了，心裏很不高興。擺着臉說：「我昨天來的時候，中途聽得有呼喚我的。我回頭一看，原來在車輪輾窪的地方，有一條鯽魚。我便問他說：『喂，鯽魚！你在這裏幹啥呢？』鯽魚回答說：『我是東海的水族。你有少許的水救活我嗎？』我說：『好的，等到南方遊說吳越的國王，激引西江的水來

迎接你。可以嗎？」鯽魚聽了，心裏很不高興，沉着臉說：『我因為離了水，失去了安身之處。我只要少許的水就可以得救。你說這般話，不如早一點到乾魚市上去找我吧！』」^①

這故事雖是寓言，但他的家貧，當是實情。另外一段記載也可看出他那窮困的樣子：

莊子身上穿了一件補過破洞的粗布衣服，腳下踏着一雙用麻繩綁着的破布鞋去見魏王。魏王說：「先生，你怎麼這樣疲困啊？」

莊子回答說：「這是貧窮，並不是疲困。……」^②

生當亂世，事實上莊子是既貧窮又疲困，在那「昏君亂相」的時代，只有小人才能得志。讓我們再看一個例子：

宋國有個叫曹商的人，宋王派他出使秦國。他去的時候，只得到宋王給他的幾輛車子，到了秦國，秦王很高興，賞給他百輛車子。他回宋國，見了莊子便說：

「住在破巷子裏，窮得織草鞋，餓得頸子枯槁，面孔黃瘦，在這方面，我可趕不上你；至於一旦見了大國的國君，就得到上百輛的車子，這就是我的長處了。」

莊子回說：「我聽說秦王得了痔瘡，找醫生給他治。誰能把痔瘡弄破，就可得到一輛車子，誰能舐他的痔瘡，就可得到五輛車子。治病治得越下流，所得的車子就越多。你是不是給秦王治過痔瘡？怎麼搞到這麼多的車子呢？還是走你的吧！」^③

莊子後學所記的這些事例，如果是真的話，在對話中透露了一些莊子的生活實況：他「住在破巷子裏」，餓得面黃肌瘦，這和「在陋巷」「簞食瓢飲」的顏回，豈不成了難兄難弟嗎？營養不足的顏回，可憐不到三十歲就夭折了；莊子倒真命長，一口氣活了七、八十歲，從文章的氣勢上看來，還好像精神抖擻的樣子！

如果莊子真是只靠着「織草鞋」來維持生計，那麼他和西洋大哲斯賓諾薩（Spinoza）的磨鏡過活，實有其共同的意義，他們都把物質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的程度，而致力於精神生活的提昇。

(二) 異鵠的故事

在生活態度上，莊子是順其自然的。他認為如果一心一意去計算人家，必然會導致物物相殘的後果。莊子這種想法，見於一個有趣的寓言上：

莊周到雕陵的栗園裏遊玩，走近籬笆，忽然看見一隻怪異的鵠從南方飛來，翅膀有七尺寬，眼睛直徑有一寸長，碰着莊周的額角飛過去，停在栗樹林中。莊子說：『這是甚麼鳥呀！翅膀大而不能遠飛，眼睛大而目光遲鈍。』於是提起衣裳，快步走過去，把着彈弓窺伺牠的動靜。這時，忽見一隻蟬兒，正得着美葉蔭蔽，而忘了自身；就在這剎那，有隻螳螂藉着樹葉掩蔽着，伸出臂來一舉而搏住蟬兒，螳螂意在捕蟬，見有所得而顯露自己的形跡；恰巧這隻怪鵠乘牠捕蟬的時候，攫食螳螂，怪鵠見利而不覺自己性命的危險。莊周見了不

覺心驚，警惕着說：「唉！物與物互相累害，這是由於兩類之間互相招引貪圖所致！」想到這裏趕緊扔下彈弓，回頭就跑。恰在此時，看守果園的人以為他偷栗子，便追逐着痛罵他。^④

所謂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」，這個有名的典故就是從這寓言出來的。由這寓言引申出一個結論：成心謀算他物，就會招引別物來謀害自己。

因而，唯有泯除心計，乃能免於捲入物物競逐的循環鬥爭中。

然而世人卻往往一味奔求欲念而迷忘本性，這就是莊子所謂「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」，惟欲念是無窮的，而滿足總是有限，這樣必然會導致悲慘的後果。但這觀點，現代人是無法接受的，因為現代人之沉湎物慾，一往而不知返。

(三) 終身不仕

有人說：「哲學家的生活是一種藝術性的遊戲，不是塵世的情慾生活。」^⑤誠然，莊子的生活確是充滿了藝術性的遊戲意味。對於塵世的情慾生活無動於衷，他無覺於外在世界的紛擾，無視於大千世界的誘惑。據記載，他曾經也有過顯達的好機

會，但他斷然拒絕了。

莊子在濮水邊釣魚，楚威王派了二位大夫先去表達他的心意說：「我希望將國內的政事委託先生！」

莊子持着魚竿頭也不回，遂說：「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，已經死了三千年了，國王把牠盛在竹盒裏用布巾包着，藏在廟堂之上。請問：這隻龜，寧可死了留下一把骨頭受人尊貴呢？還是願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裏爬？」

兩位大夫回說：「寧願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裏爬。」

莊子說：「那麼，請便吧！我還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巴裏爬。」^⑥

在《莊子》書上的另一處，又記着類似的事情：

有人延聘莊子。莊子回答使者說：「你沒看見那祭祀宗廟的肥牛嗎？披上繡花的單子，飼着豐盛的食物，等到一朝牽入太廟裏去，雖然想做一隻孤單的小牛，辦得到嗎！」^⑦